

地名记忆

消逝的“烟墩”

倪锐



罗乃路

我还是习惯把这片土地叫“烟墩”。尽管这里的村合并成社区(株洲云龙示范区龙头社区)以后,“烟墩”就不复存在了。

从一个没有螃蟹但叫“螃蟹垅”的地方下车北上,至“环悦新材”往右,有一条斜坡路,在这个穿着冬衣的深秋,颇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的韵味。左边已经俨然是工厂的天下,右边的油茶林正挂着大大小小一个个的红果实,里面传来“唧唧唧”“喊喊喊”“叽叽”的混合虫鸣声。正是国庆假期工厂放假,左边的安静倒是凸显了右边的虫鸣。这还是大白天呢,不知道晚上这么些躁动的大小虫子是种什么热闹的光景。

从前的油茶林看守森严,不挂果时怕别人偷了柴火,挂果时怕别人偷了油茶。摘茶果时,不但树上的每一颗果子要摘干净,就是遗落树底下的每一粒也要捡起来。眼前的油茶林,灌木丛生,茅柴比树还高,时刻要提防蛇虫黄蜂等出没。

继续往上往里走,两边绿树成荫。我注意到一种大束大束的呈颗粒状的野果,没去探究其学名,我们叫它“盐渣树”。小时候,实在没东西吃时,我们会爬上树,摘下一束束盐渣粒,放入口中,咸咸的。那时候,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家里没盐炒菜时,为什么不上一束盐渣粒来代替食盐呢?

虫鸣忽然被轰响的“呼呼”声淹没,四处望时,却不知声响来自何处,只至走到一座桥边。

原来,桥下是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株洲长沙往返的车疾驰在路上,只留下那“呼呼”的风声。人在桥上,看桥下的车来车往,黑色的高速公路犹如深邃的水面,两岸的风光独好,别有一番滋味。

“烟墩”,我无从考证这老村名的由来。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最有烟火气息的村庄。“烟”,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炊烟,那种从青瓦上袅袅升起的气息,那种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回想,那种飘在空气里的油盐辣椒味。“墩”,土堆,多么接地气的词儿。此行,我想寻找的也就是往日的“烟墩”。

看到一棵大樟树,我知道已经到达了“烟墩”的中心地带,这里曾是“烟墩”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政治是村部,文化是学校。

年迈的老樟树,形容枯槁,树叶稀疏。站在树下,朝上仰望,有种害怕树上掉下子下来的担忧。从前,围绕在大樟树附近,有三四户人家,两家的房子稍矮,一家的房子位置高了一个层次,上那户人家还需爬一个小

坡。几家被大樟树庇佑着,冬暖夏凉。我试图沿着大樟树寻找儿时玩乐的那个防空洞。

烟墩位于花台子附近,有一个抗日阵亡将士墓,那里埋葬着482位英勇顽强的抗日将士。烟墩学校旁边,也就是这棵大樟树的后面,有一个防空洞。在这里上过小学的孩子,几乎都到防空洞里玩过。我是四年级转学到这里的,防空洞是我向往去的地方。那次,跟着一群同学,往防空洞里钻,里面狭窄而又阴暗,惊悚而又刺激,左一个弯又一个弯。前面的男同学突然一声鬼叫,吓得我们后面的腿就跳出了洞,从此不再敢到洞里探险。

踩着地上的枯叶“沙沙”作响,却遍寻不着那承载着儿时记忆的防空洞。独留大樟树在风中形单影只地凌乱着。

转角遇到你,我的小学“烟墩学校”。久伫立在偌大荒凉的小学操场,一棵玉兰树倒在了昔日热闹喧天的教学楼上。玉兰树占据的是曾经操场上那棵可以和操场外大樟树抗衡的大桂花树的位置。那是我见过的最大最香的桂花树,要四个同学才可以合抱,树顶如巨伞,一年四季的雨天,同学们都可以聚在树下奔跑游戏做操而丝毫不担心雨淋湿。最最好玩的是秋天,八月桂花香飘得放学回家晚上做梦都能闻到。这里的老师都喜欢做桂花酒和桂花糕,放学后就把报纸摊在树下,早上起来收厚厚一层干干净净的桂花,带回家捣碎。酿桂花酒的唐老师,教语文老师兼任我们班主任,每次作文课都会要我们写完草稿在讲台上读一遍再誊写。做桂花糕的凌老师,二十四节气和十二级台风的,背错就会拿教鞭敲,导致三十多年后的我,仍然不敢忘一个字。我是在烟墩学校学会折纸花篮的,这里的女孩子个个会折,那种方方正正两边有个翘翘的舌,中间挂着根提带的纸盒,很是可爱。

桂花几乎是一夜开放的,第二天满树都是挨挨挤挤的桂花,我们就开始盼着刮风或下雨了。风雨后的桂花树下挤满了小脑袋,男孩子打桂花仗,女孩子人人提着小纸篮捡桂花。上课了,教室里满满的桂花香,同学们文具盒里装的、书本里夹的、书包里放的,还有那头发上粘的,全都是桂花。

桂花树已不在,往日的桂花香还在萦绕。

继续前行,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我来的方向,一边高高举着“台子路”的指示牌。我要去往的是另一条道,那里“罗乃路”三个字在指引着。

藏在马路下,被众多树掩盖的就是

罗乃桥,桥下一条水流缓慢的支流就是罗乃坝。以罗乃坝为界,西边叫小壁塘,东边叫罗乃庄。罗乃坝曾经负责东西两边农田的灌溉,如今,尚有罗乃庄几丘稻田在延续着春秋种收的故事。

没看到人家,先看到了人家种的稻子。正是一年秋收时,稻子低下头,压得金黄一片。有的稻田收割机已经走过一遍,剩下一行行混着清香的稻草。

真想在上面打个滚啊,这难得的惬意撒欢时间。

两栋小楼分立在罗乃路上坡的两边,左边一栋做了杂屋,右边这栋小楼,红色的琉璃瓦体现着豪华,墙面的瓷片展示着整洁,过年时的大红灯笼还挂着一片喜庆。高大的栾树比屋顶还高,一边满树黄黄红红的柿子宣示着“事事如意”!

一个穿蓝色衣的农人,此时正在菜地忙活。小小的一片菜园子,有一块已经栽种好了,另外的都已整理。两撮菜秧子放置菜地间,勤劳的农人拿着锄头一个劲地锄土,喊了几声,才豁然抬起头来。我说:“良哥栽菜呢?”他回答是,就要放下锄头领我到他家喝茶。我说:“不了,下次来,我还没吃饭呢,你吃饭了吗?”“吃饭了,吃饭了。”良哥连连回答。

小树林子里,飘香的桂花树,高大的栾树,还有低矮的构树蜡树和不知名的小树。一群麻鸭和鸡,在小树林里来来去去地寻觅,井然有序。

树林旁的小池子里,灰白的麻鸭,黑黑的洋鸭,正怡然自得地优哉游哉。有在岸上观望的,有伸长脖子准备啄食的,有懒洋洋自己挠痒痒的,有玩得正欢的,也有追逐打闹的。

我不知道前面这是花园还是菜园。有词云“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里美人蕉开得正艳,鸡冠花也红了花冠,争奇斗艳着。韭菜长满了属于它的那一块天地,又高又直已经收获一大半的芝麻地里,新撒种的萝卜已经出土,呈现一片嫩鹅黄。紫苏已经结籽,白菜已经落土,远一点的空心菜和红薯藤还在蓬勃着。最是亮眼的是那桂花树下的两个尿桶,在这个现代化城市逼近的乡村一角,只有它们还在坚守着传统的农耕文化。

还有菜地那古老的“牙鹰”,一根竹竿,吊一块彩色塑料迎风招展,仿佛从天而降的老鹰,专叼那偷吃青菜的小鸡。

“烟墩”,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老村名,我不明来由,却莫名喜欢这个充满烟火接地气的名字。“罗乃”,一个无人能解释的小地名,依然有十几户农人那里锄禾种菜,养鸡喂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罗乃桥

寻找“烟墩”的路



职场故事

奋斗正当时

文/卢诗婕 郭琳 图/杨毅宁

留在千金,大有可为

有人羡慕他的飞速晋升和跨界能力,却不知他背后的艰辛和付出。

他从一个光着脚奋斗农村的农村伢子,成长为了踩着金靴子快跑的中层骨干。他是千金湘江药业市场部总经理李田。

2010年,李田含着泪、咬着牙撕掉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收拾好行囊,来到了千金湘江药业生产车间实习。“能读完大学已经很难了,必须尽快经济独立。我起点低,除了能拼,一无所有。”

他见过很多次深夜的厂区,只为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他感受过很多次凌晨湘江边寒冷的风,只为抓紧时间在天亮前递出一份招投标书。从车间一线肩挑手提和料工人,到招投标工作、营销、市场工作等,每个岗位他都拼尽全力,力争上游。

2017年,“千金经营法式”在千金湘江药业全面铺开,李田自我加压,竞聘安徽销售区省总,成为湘药第一批“千金经营法式”实践者。

那时的安徽销售区情况不是很乐观,为推动“千金经营法式”在安徽的落地生根,李田白天跑市场见客户,晚上认真研读法式精神指导下的《营销规则》,从结算价到薪酬设计,从三大开发到终端布局,他吃透了《营销规则》,体会到了法式的精髓,越干越起劲。

带着团队很劲拼了一年,把业绩下降的颓势强力扭转,2018年增长600万,增长率全国第一,增长额全国第二,越来越体会到自主经营的优越性。

2019年,李田凭借着对法式的透彻理解和出色实践,主导了2020年《营销规则》的制定,梳理产品价格体系,完成市场调研报告。

李田坦言,正是因为千金给予的多岗位和平台锻炼,让他走出了狭窄的山窝窝,来到了更大的世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增加了才干,收获了回报。他的脚步越走越稳,心里越来越踏实。

这些年,有不少公司向向他挖起了“墙角”,山东某企业曾经开出2.5倍收入的“诱人条件”,被李田一笑置之。

“这里是我家,哪有离家出走的。”李田笑着说,“感恩公司给了舞台,我收获了自信、证明了价值,这种稳稳的幸福是外人给不了的。”



李田(中)



何宇(右)

小小身板,顶一片天

她年纪轻轻,个子小小,却管理64个人的庞大队伍。

她从学历不高资历不深的小姑娘,成长为生产系统最年轻的小班长。她是高端制剂车间外包班长何宇。

2018年底,1993年出生的何宇说要参加车间班组长竞聘,马上被“嘲笑”了,很多人劝她不要“异想天开”。

凭借着满腔热情和勇敢,加上对岗位出色的理解和认识,何宇在竞聘会上脱颖而出。然而,她依然不被看好。

倔强的何宇一下子被激发了强烈的斗志,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充分了解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对于个性和风格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便于更好地安排和协调工作;规范操作流程、完善奖惩制度,做好相关培训,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上到领导下到班员,充分沟通协调。

日积月累,整个团队越来越默契,效率越来越高,在践行《生产规则》方面也始终恪守节约成本为准则,何宇这根小小却坚韧的“主心骨”也越来越有成就感。

何宇坦言,当班组长确实收获更多。以前压片的时候就是闭门造车,不用交流,做好自己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从原来的孤军奋战转变为团队管理者,综合能力大大提升。

“感恩公司提供的平台,让我这种小人物也有晋升的机会。我觉得只要心中有信念,就能胜任你想做的事情。”何宇感叹,“公司的企业文化、福利待遇真的好,在公司待久了,回老家都不习惯,回去没几天就特别想回公司上班。”

千金快讯

11月11日

- 金刚川(2D中文): 13:20 14:20 15:40 18:00 19:00 19:40 20:20 21:20
- 地狱男爵:血皇后崛起(2D英文): 10:30 13:45 14:40 16:00 16:55 18:15 19:30 20:30 21:45
- 我和我的家乡(2D中文): 15:20 18:10 19:30 21:00
- 一点就到家(2D中文): 13:25 19:15 21:10
- 夺冠(2D中文): 19:10
- 风平浪静(2D中文): 16:40 19:00 21:20

新市老街

刘铁建

窄。车子难得开进,也难得开出来。勉强塞进去,要想原路返回,有当初考驾照那般难。以前车水马龙的地方,如今也只一条步行街了,顶多有几辆摩托晃过。

弯。不是括弧一样的大弯,是左扭一点右摆一下的小弯,想怎么拐就怎么拐,可以如何来就如何来,任性随便得很。

逼仄。上午东边的日头照不进来,下午西边的日头照不进来,中午的一点日头似乎被俄般的街面墙面抢着吞掉,落进看不见的肚子里去了。走进去,感觉没有街,只是两边人家屋檐下的阶基。好在大多并无阶基,只有门口宽不过一米的一级台阶。那屋檐根本不讲客气,凭空罩下来,遮天蔽日;又不讲规矩,翘的翘,弯的弯,伸的伸,缩的缩,都犯个人主义,还为此得意。楼上的人,各自用力伸出手去,相握也不是件太费力的事。即将进门的人,若想放个气,得憋着,赶快进去,不然,对面门口的人会骂缺德,响声不算,臭气喷到家里厅堂上室去了。

老旧。以前,街面是条状的麻石铺就,没人知道一条麻石已经有多薄,人们只清楚让人畜脚底和车轱辘磨损去的有多厚。要是同薄同厚也就说得过去,从头至尾都是这厚薄。愈薄的地方愈滑溜,雨天的积水老是不停,总像小孩子尿的尿液盛在那凹陷的槽里;厚的地方就凸出来,好像专门替依附的苔藓所准备的。或许人们以为陈腐丑陋得有些过分,便脚一踩,说,筑了!便换成水泥街面了。走在上面,不管日夜里,舒爽多了,从容多了,殊不知,近两千年的风雨和年纪,从此凝固封闭湮没在坚硬的水泥里!墙也有新老,新的不多,与老的混一起,似有过强的表现欲,反被数量占优势的老墙奚落、挤压以至凌辱。老的有多老呢?谁说得清?据载,攸县在三国时期就处处有人烟,那新市这地方,是攸县中部的鱼米之乡,应是烟火最盛的了。过于老迈的,由于主人的无情抛弃,就扛不住了,瘪陷了塌下来,最后不能坚持的那刻所表露的那点羞赧,是完全可以看到眼里的。还有那些门窗,新的渐渐多起来,本是好事,却反而把整个街道往老旧里整去。新的渐多,反而让人觉得愈老,怎么回事呢?

这些,就是人们遗忘、冷落,从其身傍昂然而过并不多给予一瞥的原因?其实,它就在镇区所在的那些山岭山坳的下面,去镇上,不过咫尺。东面,攸水潺潺,大桥横跨,连接S315和106国道的那条公路从它身边经过;西面,良田千顷,阡陌纵横。如何看,都是一块风水宝地。多少年前,做梦都不会梦到今日的清静与落寞。

是的,20世纪70年代初,新市老街还繁盛如从前。街两边全是店铺门面,凡农村所有的店面都不稀缺,凡店面所需的人气都攒满。茶楼酒肆点缀其间,处处弥漫的是全不同于别处的有温度和富于人情味的商贸气息。每月固定的逢集的日子,上街,中街,下街,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老少男女,满心期待的人,奔往老街如同奔往一个圣地。出手的换成了票子,要买的放妥到篮子、担子,想吃点什么,随心所欲。还有大戏看,中街的中心有个大坪,台子搭在土地庙对面。清亮的溪水在坪边淙淙流过,年轻的姑娘辫子粗长,晃一下,那张红扑扑的笑脸就扭过去了,年轻媳妇齐耳短发里总有一张羞涩的俏脸……下街尾处有攸水拐过的一个水湾,是个天然河港,码头坚固宽敞,装卸工整日忙碌,卸下的是布匹、盐巴、日用品及煤炭石灰,装上去的是粮食、棉花、牲畜,货船挤挤挨挨,桅杆高矗,上、下游的河面白帆直挂……

这样繁盛的场面怕是一定要追溯到一两千年前,因为那时候攸县的史卷就十分热闹地展开了。八百多年前大诗人杨万里来到新市老街的时候,新市老街就已经名副其实了,已经老得很有质地很有韵味很有气质很殷实富裕了。不然,怎么会有《宿新市徐公店二首》?怎么会有“春光都在柳梢头,拣折长条插酒楼。便作在家攀食看,村歌社舞更风流。”和“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样的句子?

南宋时期的新市老街便是那样的风流和宜居啊。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水路渐枯,陆路日盛,新市镇中心西移,新市老街才日渐“冷”下来。是形式上的面子上的冷,绝不是心里的骨子上的冷。站在远处,望着老街那鳞次栉比蔚然壮观的样子,就清楚了这点。